

名家忆红尘

明明如月



胡也频说：“三春的早上的阳光，迷醉地罩住浅色的树叶，从阴影中透出许多美丽的闪烁，射在那粉刷着蓝色的走廊上。在那里，显然，一个柔软的，被绸衣裹着的身体，浮着美的姿态地靠在一架藤椅上，一条男人的手臂绕着她的肩膀……”而且，那丰润的肩膀，那围绕在这肩膀上的手臂，却又蝴蝶的翅膀似的，在他不平静的脑子里里蹦跶……”

黎烈文说：“一对东方男女，有时在浓荫里比肩散步，有时在小湖上对坐打桨，看着他们那种亲爱、快乐的样子，谁不觉得他们的前途充满幸福呢！而他们自己又是何等的满足、骄傲，好像那葱郁的森林，清澈的湖水，爽朗的天空，都只是给他们两人享受的……”





明明如月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明如月 / 德玄馨主编. — 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09
(“花前月下”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80716-884-3

I. 明… II. 德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世界 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世界
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4477 号

明明如月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

邮 编: 100010

电 话: 发行部 (010) 65255876 65251756

网 址: www.bjd.com.cn/txcbs/

印 刷: 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30 千字

定 价: 28.00 元



目录 CONTENTS

长 闲 /// 夏丏尊	1
别 话 /// 许地山	8
再 会 /// 许地山	11
水样的春愁 /// 郁达夫	14
光荣的胜仗 /// 苏雪林	20
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/// 徐志摩	32
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/// 徐志摩	34
青年的恋爱 /// 孙福熙	36
幻中之邂逅 /// 闻一多	42
婆婆话 /// 老舍	44
乱世男女 /// 曹聚仁	50
听潮的故事 /// 鲁彦	59
寂 寞 /// 鲁彦	67
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/// 沈从文	69
玉 薇 /// 石评梅	79

最后的一幕 /// 石评梅	83
不能忘的影 /// 胡也频	87
爱的故事 /// 胡也频	92
蛛丝和梅花 /// 林徽因	100
湖 上 /// 黎烈文	104
白玫瑰 /// 黎烈文	109
牵 牛 /// 叶灵凤	118
错误的恋爱 /// 邓颖超	121
雨 巷 /// 戴望舒	124
荷叶伞 /// 李广田	127
她走了 /// 梁遇春	129
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/// 梁遇春	132
第四次奔逃 /// 谢冰莹	136
春 野 /// 陆蠡	147
窗 帘 /// 陆蠡	150
红 豆 /// 陆蠡	152
散文三试 /// 靳以	155
春夜之献 /// 丽尼	160
残梦与怅惘 /// 丽尼	162
破落之街 /// 萧红	165
欧罗巴旅馆 /// 萧红	169
《刻意集》序 /// 何其芳	173
《雅歌》·《寡妇赋》 /// 金克木	175
齐满花 /// 孙犁	185
亡人逸事 /// 孙犁	189
等 待 /// 冯亦代	194
丁香花下 /// 黄秋耘	197

月迷津渡 /// 黄秋耘	201
危驿孤灯照别愁 /// 黄秋耘	205
拾玉镯 /// 黄裳	210
受 戒 /// 汪曾祺	213
求 婚 /// 三毛	231
浪漫骑士·行吟诗人·自由思想家 /// 李银河	240
后 记	245

长 闲

夏 丐 尊

【三言两语】

夏丐尊 (1886-1946)，著名教育家、文学家和出版家。16岁中秀才，1905年去日本留学，1908年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通译助教，曾与鲁迅先生等参加反对尊孔复古的“木瓜之役”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积极支持校长经亨颐提倡新文化，被誉为“四大金刚”之一。“一师风潮”后离开，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、春晖中学任教，并译成《爱的教育》。1925年去上海。著译作品结集为《夏丐尊文集》，1946年病逝于上海，归葬于白马湖故居“平屋”后象山上。

“明日事自有明日，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。”带着妻儿，远离尘嚣，沉湎于秀丽的景色和恬静的氛围。《长闲》的主人翁厌弃了教师生涯，回到白马湖家里写作，想从文学上开拓一片新天地，这分明是夏丐尊生活的纪实，这个“他”陶醉于湖光山色，锯树插花，日复一日，总定不下心来写文章，夏丐尊就是这样，向往乡居之乐又放不下事业。文中妻子的描写，贤妻良母，温纯慈爱；女儿天真无邪，活泼烂漫，童言无忌；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给人以温暖的感受。

他午睡醒来，见才拿在手中的一本《陶集》，皱折了倒在枕畔。午饭时还阴沉的天，忽快晴了，窗外柳丝摇曳，也和方才转过了方向。新鲜的阳光把隔湖诸山的皱折照得非常清澈，望去好像移近了一些。新绿杂在旧绿中，带着些黄味。他无识地微吟着“此中有深意，欲辨已忘言”，

揉着倦恹恹的眼，走到吃饭间。见桌上并列地丢着两个书包，知道两个女儿已从小学散学回来了。屋内寂静无声，妻的针线筐里，松松地闲放着快做成的小孩罩衣，针子带了线斜定在纽结上。壁上时钟正指着四点三十分。

他似乎一时想走入书斋去，终于不自禁地踱出廊下。见老女仆正在檐前揩抹预备腌菜的瓶坛，似才从河埠洗涤了来的。

“先生起来了，要脸水吗？”

“不要。”他躺在摆在檐头的藤椅上，燃起了卷烟。

“今天就这样过去吧，且等到晚上再说了。”他在心里这样自语。躺了吸着烟，看看墙外的山，门前的水，又看看墙内外的花木，悠然了一会。忽然立起身来，从檐柱上取下挂在那里的小锯子，携了一条板凳，急急地跑出墙门外去。

“又要去锯树了。先生回来以后，日日只是弄这些树木。”他听到女仆在背后这样带笑说。

方出大门，见妻和两个女孩都在屋前园圃里：妻在摘桑，两个女孩在旁“这片大，这片大”地指着。

“阿吉，阿满，你们看，爸爸又要锯树了。”妻笑着说。

“这丫杈太大了，再锯去它。小孩别过来！”他踏上凳子，把锯子搁到方才看了不中意的那柳枝上。

小孩手臂样粗的树枝“拍”地一落下，不但本树的姿态为之一变，前后左右各树的气象及周围的气氛，在他看来也都一新。携了板凳回入庭心，把头这里那里地侧着看了玩味一会，觉得今天最得意的事就是这件了，于是仍去躺在檐头的藤椅上。

妻携了篮进来。

“爸爸，豌豆好吃了。”阿满跟在后面叫着说，手里捻着许多小柳枝。

“哪，这样大了。”妻揭起篮面的桑叶，篮底平平地叠着扁阔深绿的豆荚。

“啊，这样快！快去煮起来，停会好下酒。”他点着头。

黄昏近了，他独自缓饮着酒。桌上摆着一大篮的豌豆，阿吉阿满也伏在桌上抢着吃。妻从房中取出蚕箔来，把剪好的桑片铺撒在灰色蠕动

的蚕上。两个女孩几乎要把头放入筵里去。妻擎起筵来逼近窗口去看，一手抑住她们的攀扯。

“就可三眠了。”妻说着，把蚕筵仍拿入房中去。他一壁吃着豌豆，一壁望着蚕筵，在微醺中又猛触到景物变迁的迅速，和自己生活的颓唐来。

“唉！”不觉泄出叹声。

“什么了？”妻愕然地从房中出来问。

“没有什么。”

室中已渐昏黑，妻点起了灯，女仆搬出饭来。油炸笋，拌莴苣，炒鸡蛋，都是他近来所自名为山家



夏丏尊一家

夏丏尊在上海与家人合影。后排中为夏丏尊先生。

清供而妻所经意烹调的。他眼看着窗外的暝色，一杯一杯地只管继续饮。等妻女都饭毕了，才放下酒杯，胡乱地吃了小半碗饭，含了牙签，踱出门外去，在湖边小立。等暗到什么都不见了，才回入门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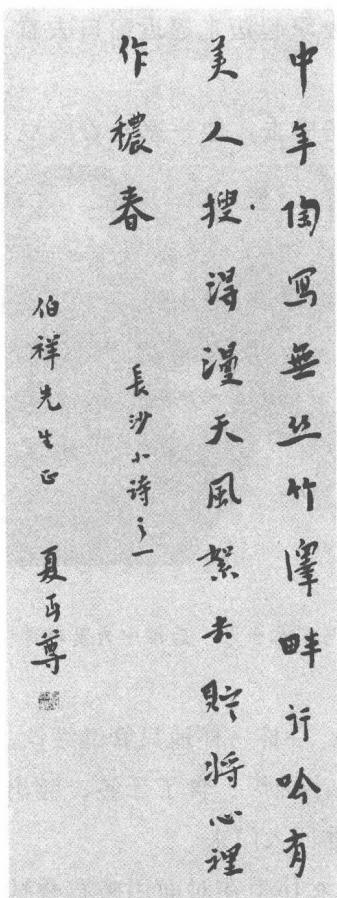
吃饭间中灯光亮亮的，妻在继续缝衣服，女仆坐在对面用破布叠鞋底，一壁和妻谈着什么。阿吉在桌上布片的空隙处摊了《小朋友》看着，阿满把她半个小身子伏在桌上，指着书中的猫或狗强要母亲看。一灯之下，情趣融然。

他坐在壁隅的藤椅子上，燃起卷烟，只沉默了对着这融然的光景。昨日在屋后山上采来的红杜鹃，已在壁间花插上怒放，屋外时而送入低而疏的蛙声，一切都使他感觉到春的烂熟。他觉得自己的全身心已沉浸在这气氛中，陶醉得无法自拔了。

“为什么总是这样懒懒的！”他不觉这样自语。

“今夜还做文章吗？春天是熬不得夜的，为什么日里不做些！日里不是睡觉，就是荡来荡去，换字画，换花盆，弄得忙煞。夜里每夜弄到一二点钟。”妻举起头来停了针线说。

“夜里静些啰。”



夏丐尊书法手迹

“要做也不在乎静不静。白马湖真是最静也没有了，从前在杭州，比这里不知要嘈杂得多少，不是也要做吗？无论什么生活，要坐牢了才做得出。我这几天为了几条蚕，采叶呀，什么呀，人坐不牢，别的生活就做不出。阿满这件衣服，本来早就该做好了，你看，到今天还未完工呢。”

妻的话，这时在他，真比什么“心能转境”等类的宗门警句还要痛切。觉得无可反对，只好逃避说：

“日里不做夜里做，不是一样的吗？”

“昨夜做了多少呢？我半夜醒来还听见你在天井里踱来踱去，口里念念着什么‘明日自有明日’哩。”

“不是吗？我也听见的。”女仆属人。

“昨夜月色实在太好了，在书房里坐不牢。等到后半夜上云了，人也倦了，一点都不曾做啊。”他不禁苦笑了。

“你看！那岂不是与灯油有仇？前个月才买来一箱火油，又快完了。去年你在教书的时候，一箱可点三个多月呢。——赵妈，不是吗？”妻说时向着女仆，似乎要叫她作证明。

“火油用完了，横竖先生会买回来的，怕什么？嘎，满姑娘！”女仆拍着阿满笑着说。

“洋油也是爸爸买来的，米也是爸爸买来的，阿吉的《小朋友》也是爸爸买来的，屋里的东西，都是爸爸买来的。”阿满把快要睡去的眼张开了说。

女仆的笑谈，阿满的天真烂漫的稚气，引起了他生活上的忧虑。妻不知为了什么，也默然了，只是俯了头动着针子。一时沉默支配着一室。

三个月来的经过，很迅速地在他心上舒展开了：三个月前，他弃了多年厌倦的教师生涯，决心凭了仅仅够支持半年的储蓄，回到白马湖家

里来，把一向当作副业的笔墨工作改为正业，从文字上去开拓自己的新天地。“每月创作若干字，翻译若干字，余下来的工夫便去玩山看水。”当时的计划，不但自己得意，朋友都艳羡，妻也赞成。三个月来，书斋是打垒得很停当了，房子是装饰得很妥帖了，有可爱的盆栽，有安适的几案，日日想执笔，刻刻想执笔，终于无所成就。虽着手过若干短篇，自己也不满足，都是半途辍笔，或愤愤地撕碎了投入纸篓里。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风景的留恋上。在他，朝日果然好看。夕阳也好看，新月是妩媚，满月是清澈，风来不禁倾耳到屋后的松籁，雨霁不禁放眼到墙外的山光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把他牢牢地捉住了。

想享受自然的乐趣，结果做了自然的奴隶，想做湖上诗人，结果做了湖上懒人。这也是他所当初万不料及，而近来深深地感到的苦闷。

“难道就这样过去吗？”他近来常常这样自讼，无论在小饮时，散步时，看山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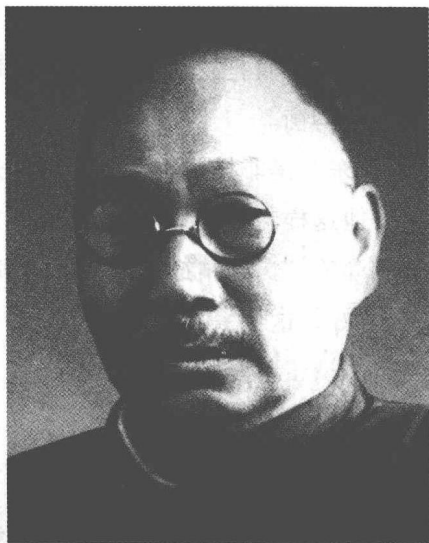
壁间时钟打九时。

“咿呀！已九点钟了。时候过得真快！”妻拍醒伏在膝前睡熟的阿满，把工作收拾了，吩咐女仆和阿吉去睡。

他懒懒地从藤椅子上立起身来，走向书斋去。“不做么，早睡啰！”妻从背后叮嘱。

“呃。”他回答，“今夜是一定要做些的了，难道就这样过去吗？从今夜起。”又暗自下了决心。

立时，他觉得全身就紧凑了起来，把自己从方才懒洋洋的气氛中拉出了，感到一种胜利的愉快。进了书斋门，急急地摸着火柴把洋灯点起，从抽屉里取出一篇近来每日想做而终于未完工的短篇稿来，吸着烟，执着自来水笔，沉思了一会，才添写了几行，就觉得笔滞，不禁放下笔来，



夏丏尊像

夏丏尊虽然就读于几个学校，却未曾得过学校的毕业文凭，读大学更不用说了。后来，他在学术、语文、翻译等多方面有所成就，全靠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与勤勉自励的好学精神。

举目凝视到对面壁间的一幅画上去。那是朽道人十年前为他作的山水小景，画着一间小屋，屋前有梧桐几株，一个古装人儿在树下背负了手看月。题句是：“明日事自有明日，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。”他平日很爱这画，一星期前，他因看月引起了情趣，才将这画寻出，把别的画换了，挂在这里的。他见了这画，自己就觉得离尘脱俗，作了画中人了。昨夜妻在睡梦中听到他念的，就是这画上的题句。

他吸着烟，向画幅悠然了一会，几乎又要踱出书斋去。因了方才的决心，总算勉强把这诱惑抑住。同时，猛忆到某友人“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，但是也不能抵一钱用”的话，不觉对这素来心爱的画幅感到一种不快。

他立起身把这画幅除去。一时壁间空洞洞地，一室之内，顿失了布置上的均衡。

“东西是非挂些不可的，最好是挂些可以刺激我的东西。”

他这样自语，就自己所藏的书画中想来想去，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和尚的“勇猛精进”四字的小额来。

“好，这个好！挂在这里，大小也相配。”

他携了灯从画箱里费了许多工夫把这小额寻出，恐怕家里人惊醒，轻轻地钉在壁上。



弘一书法《勇猛精进》

“勇猛精进！”

他坐下椅子去默念着看了一会，复取了一张空白稿子，大书“勤靡余劳，心有常闲”八字，用图画钉钉在横幅之下。这是他在午

睡前在《陶集》中看到的句子。

“是的，要勤靡余劳，才能心有常闲。我现在是身安逸而心忙乱啊！”他大彻大悟似的默想。

一切安顿完毕，提起笔来正想重把稿子续下，未曾写到一张，就听

到外面时钟“丁”地敲一点。他不觉放下了笔，提起了两臂，张大了口，对着“勇猛精进”的小额和“勤靡余劳，心有常闲”八个字，打起呵欠来。

携了灯回到卧室去。才出书斋，见半庭都是淡黄的月色，花木的影映在墙上，轮廓分明地微微摇动着。他信步跨出庭间，方才画上的题句不觉又上了他的口头：

“明日事自有明日，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！”

别 话

许地山

【三言两语】

许地山（1893-1941），名赞堃，字地山，笔名落华生，生于台湾，现代作家和学者。主要著作有《空山灵雨》、《缀网劳蛛》、《危巢坠简》、《道学史》、《达衷集》、《印度文学》等。

林月森是许地山的第一任妻子，两人非常恩爱，情深意笃。爱妻的早逝，是许地山最为痛苦而难忘的一段情感经历。1918年初，许地山与台湾省台中林季商之妹林月森结婚，年底生下女儿林琳新。1920年10月许地山打算把夫人林月森母女从福建漳州接去北京，求个一家团圆，不料途中林月森病重而客死上海。如此变故，对许地山的打击是巨大的。从此，在燕京大学里便出现了一个留长发、蓄胡子的怪人，他戴着亡妻留下的一枚翠玉戒指，独来独往，郁郁寡欢，人称“许真人”。

《别话》再现了许地山与林月森甜蜜而哀伤的相处时光，语言平实而蕴涵着力量，深切的哀痛令人动容。

素辉病得很重，离她停息的时候不过十二个时辰了。她丈夫坐在一边，一手支颐，一手把着病人的手臂，宁静而恳挚的眼光都注在他妻子的面上。

黄昏的微光一分一分地消失，幸而房里都是白的东西，眼睛不至于失了它们的辨别力。屋里的静默，早已布满了死的气色，看护妇又不进来，她的脚步声只在门外轻轻地跳过去，好像告诉屋里的人说：“生命的

步履不望这里来，离这里渐次远了。”

强烈的电光忽然从玻璃泡里的金丝发出来。光的浪把那病人的眼睑冲开。丈夫见她这样，就回复他的希望，恳挚地说：“你——你醒过来了！”

素辉好像没有听见这话，眼望着他，只说别的。她说：“嗳，珠儿的父亲，在这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带她来见见我？”

“明天带她来。”

屋里又沉默了许久。

“珠儿的父亲哪，因为我身体软弱、多病的缘故，教你牺牲许多光阴来看顾我，还阻碍你许多比服侍我更要紧的事。我实在对你不起。我的身体实不容我……”

“不要紧的，服侍你也是我应当做的事。”

她笑，但白的被窝中所显出来的笑容并不是欢乐的标识。她说：“我很对不住你，因为我不曾为我们生下一个男儿。”

“哪里的话！女孩子更好。我爱女的。”

凄凉中的喜悦把素辉身中预备要走的魂拥回来。她的精神似乎比前强些，一听丈夫那么说，就接着道：“女的本不足爱：你看许多人——连你——为女人惹下多少烦恼！……不过是——人要懂得怎样爱女人，才能懂得怎样爱智慧。不会爱或拒绝爱女人的，纵然他没有烦恼，他是万灵中最愚蠢的人。珠儿的父亲，珠儿的父亲哪，你佩服这话么？”

这时，就是我们——旁边的人——也不能为珠儿的父亲想出一句答辞。

“我离开你以后，切不要因为我一辈子过那鳏夫的生活。你不要为我的缘故，依我方才的话爱别的女人。”她说到这里把那只几乎动不得的右手举起来，向枕边摸索。

“你要什么？我替你找。”

“戒指。”

丈夫把她的手扶下来，轻轻在她枕边摸出一只玉戒指来递给她。

“珠儿的父亲，这戒指虽不是我们订婚用的，却是你给我的。你可以存起来，以后再给珠儿的母亲，表明我和她的连属。除此以外，不要把

我的东西给她，恐怕你要当她是我是；不要把我们的旧话说给她听，恐怕她要因你的话就生出差别心，说你爱死的妇人甚于爱生的妻子。”她把戒指轻轻地套在丈夫左手的无名指上。丈夫随着扶她的手与他的唇边略一接触。妻子对于这番厚意，只用微微睁开的眼睛看着他。除掉这样的回报，她实在不能表现什么。

丈夫说：“我应当为你做的事，都对你说过了。我再说一句，无论如何，我永久爱你。”

“噢，再过几时，你就要把我的尸体扔在荒野中了！虽然我不常住在我的身体内，可是人一离开，再等到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才能互通我们恋爱的消息呢？若说我们将要住在天堂的话，我想我也永无再遇见你的日子，因为我们的天堂不一样。你所要住的，必不是我现在要去的。何况我还不配住在天堂？我虽不信你的神，我可信你所信的真理。纵然真理有能力，也不为我们这小小的缘故就永远把我们结在一块。珍重罢，不要爱我于离别之后。”

丈夫既不能说什么话，屋里只可让死的静寂占有了。楼底下恍惚敲了七下自鸣钟。他为尊重医院的规则，就立起来，握着素辉的手说：“我的命，再见罢，七点钟了。”

“你不要走，我还和你谈话。”

“明天我早一点来，你累了，歇歇罢。”

“你总不听我的话。”她把眼睛闭了，显出很不愿意的样子。丈夫无奈，又停住片时，但她实在累了，只管躺着，也没有什么话说。

丈夫轻轻蹑出去。一到楼口，那脚步又退后走，不肯下去。他又蹑回来，悄悄到素辉床边，见她显着昏睡的形态。枯涩的泪点滴不下来，只挂在眼睑之间。

再 会

许地山

【三言两语】

许地山虽然和宗教颇有些渊源，但没有一味地沉醉其中，他对于宗教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和看法。因此，他的作品中没有过多去追问生命的意义，只是通过种种或幸福或悲哀的生活经验，表现多样的人生。许地山笔下的主人公，大多命运坎坷而富有随遇而安的精神，因为可以坦然面对，才能不为外在的苦难所压倒。

许地山在《再会》一文中，用朴质的笔触，勾勒出一幅暮年相会的画面。字里行间，充满了看破世间万物的淡然与从容。“呀，四十五年就像我现在数着指头一样地过去了！”平直的话语，波澜不惊地就道出了时间的无情。悲伤与喜悦，热烈与沉寂，不用怎么惊诧，都是生命的常态。无论生命是以何种面貌呈现，都要勇敢地承担下来，一点点默默前行，也许这正是许地山对生命最主要的观点。

靠窗棂坐着那位老人家是一位航海者，刚从海外归来的。他和萧老太太是少年时代的朋友，彼此虽别离了那么些年，然而他们会面时，直像忘了当中经过的日子。现在他们正谈起少年时代的旧话。

“蔚明哥，你不是二十岁的时候出海的么？”她屈着自己的指头，数了一数，才用那双被阅历染浊了的眼睛看着她的朋友说，“呀，四十五年就像我现在数着指头一样地过去了！”

老人家把手捋一捋胡子，很得意地说：“可不是！……记得我到你家